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四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奉時時音止祭幸河東祠

修武帝故事

后土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伺聞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

使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子待賢臣

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入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烟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月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志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先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

世平主聖後文至

嘯而風冽且而致雲蟄蟄秋吟蟬出以陰

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音明明在朝

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音明明在朝

十四鍾各有節奏擊手之不常故曰濼鍾琴名也逢明子即逢蒙鸞鳥號胡刀反鸞有

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一說黃帝乘龍上天小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士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反流兒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

若彭祖响嗑呼吸如橋松哉兒吸許及反內息也是時上頗

好神僊故褒對及之褒傳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

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

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初趙廣漢死後為京

兆尹者皆不稱職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略上目不及廣漢然

頗以經術儒雅文之本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

非敬諫用方士

漢宣帝



王十口
跡言方
世長策

願及儒
生未舊
制明王

除任子

先零羌
反

雍九國
不金城
上方略

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雷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

不世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

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咸誦之失則天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

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

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驕騫與傲同俗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驅反

保也以外任為郎故曰任子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

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世吉本傳論漢廷止有二子一戴曰漢廷之臣止有董仲舒王吉而已自漢興以來公卿大臣專意理會簿書期會誰識帝王政治之意二人言之而武宣不用可恨也先

零零音麟羌種名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上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往歲

亦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今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於是遣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行視諸羌安國至羌中

召先零諸豪以无桀黠者皆斬之諸降羌怨怒劫略小種背畔安國以騎二千屯備羌為虜所擊失亡其衆還至今居以

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變羌書何如當用幾人充國

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乃大發兵詣金城度河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

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陁音狹山陁音水曰陁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餐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戰徒吊友擲充國堅守捕得口言羌豪相數責責之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

今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罕开罕反其疲劇罕开罕反乃擊之時上已發内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天子下其書充

國令議之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今乃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况國家憂累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

先零在所虜父屯聚懈弛弛石尔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湟音皇出金城郡臨羌縣塞外東入河道阨陁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

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中願得還復故地充國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羌

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歎曰往

者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日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田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糴穀糴古若反禾釋也

調度甚廣本傳云月用糴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徭役

漢宣帝

充國論窮寇不可迫

充國奏請中田

不息恐生它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

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人二十

晦省大費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
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
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

屯田○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溺

河湟飢餓死者四萬有餘本傳云軍此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

五六定計遺脫與前輩黃羝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俱亡者不過四千

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秋羌

若零離留且種兒庫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共斬先零大豪猶非先零大

楊王首及諸豪第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前輩黃羝之屬四

千餘人降漢封若零第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為侯為君初置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

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

臨眾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羌

入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

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鄢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都鄢王翦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

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王邦上官桀趙充國襄武襄慶伏道

辛武賢應交已皆以勇武顯聞蘇平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

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

修習戰備高上勇力奮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論漢

將充國為最南軒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

勇而謀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

曰兵難送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經歷之多

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

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

摹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卹百姓

也充國任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柢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圍強而

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反復究其規摹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按出論輩予謂充國在宣帝

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判度為

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司隸校尉蓋寬饒音浩音門金城邑師占山浩剛直公

直饒剛

鄭昌
上書
饒

日逐王

鄭昌
震西域

都護置
日逐始

清數千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

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
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

寬饒自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怒其忠直憂國為
文吏所詆挫詆與祖同反權也上書訟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

為之不采藜藿與藜同反藿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上書陳事有

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
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本傳論寬饒以三

曰寬饒之死坐怨謗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故曰非也
史錄其疏云然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君
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
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官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藏
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且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
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廊廟斷國論此
言何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
之當反殺之乎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論鄭昌上書訟寬饒

寬饒陷罪諫大夫鄭昌上書言之昌之意則是而其言則非劉器
之語錄載一段事極詳蘇軾下獄張方平欲令其子上書訟之
其書不成上蘇公取其書視之以為喜得不上下蓋其書言蘇軾本
無罪但高才為人所忌蘇公之罪正坐此亦今寬饒陷罪正坐於
不得公卿貴戚之情而鄭乃言上五許史

胸鞞胸音勳鞞丁亥單于有隙率其眾降漢出匈奴騎都尉鄭

吉發渠犁龜茲諸國龜音江茲音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

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

莫府治烏壘城出鄭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

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

漢之號今班西域矣西域傳論漢制西域其說有四一陳曰漢之
往戍不過一郡將一屯田數千人一能鎮撫外國在漢令於西域
者其說有四焉其一具張騫通西域諸國遣使來朝聞知中國
廣大李廣利以六萬人踰數國而伐大宛殺其國王取寶馬而
還諸國已震動矣其後傳介子以備使節後漢王常惠發諸國
擊龜茲斬其貴人姑翼鄭吉又發諸國兵破車師降日逐王彼
為猶不奉令兵即隨至其勢不得不從也其二西域未通漢以前

漢宣帝

丙吉
大駭

孟秦

韓延壽
治潁川
吏治嚴

延壽為
馮翊民
不忍欺

乃屬匈奴自漢降渾邪王置河西四郡陽關以內亦困於兵革
 任自救不暇宣元間中國東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來朝自延壽
 陳湯又發諸國兵擊斬郅支單于彼以為匈奴莫強盛焉為漢
 不從漢又誰依乎其三西域雖絕遠而所以易制者以國小而多
 莫相統一異時往往自相攻擊漢置都護以統之西域諸國亦
 擅與兵一有先起者則都護率諸國討之西域諸國亦賴以安
 王莽以來始不奉令建武間請項置都護蓋思威德也其因是
 都護以後成不奉令建武間請項置都護蓋思威德也其因是
 遠置將而人心安焉為道大軍又賴內郡○三年春魏相薨丙吉
 糧食其勢必不能多亦安能號令諸國邪○三年春魏相薨丙吉
 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吉
 論漢用相蓋曰漢之宰相只稱蕭曹丙魏何者漢之初封侯方始
 為相然非有功不侯而當時為相者必用軍功之人所以類不知
 大駭其間有如一入亦可謂賢相矣至武帝時方始用儒者為丞
 相然而人君不加重輕於殺戮縱有賢者豈得而用之故宣帝時而
 丙魏始有聲然就四人○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
 中惟丙吉為知大駭○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
 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
 十五出本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
 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
 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
 姓遵用其教賣馮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延壽
 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
 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
 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
 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
 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
 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
 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
 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
 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
 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欽然欽然及盛也
 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漢宣帝

嚴延年
為治酷

韓延壽
相持

蕭望之
左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經音始敗也韓延壽傳論黃韓

一也廣漢以威嚴稱延壽以禮義化二子之所為疑四年潁川

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恩洽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

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數月

徵霸為太子太傅黃霸傳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利反

說文擊也酷烈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此類廉營反在已

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

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仲反

也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望誅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

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

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

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

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

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出嚴延年傳五鳳元年韓延壽代蕭望之

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

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

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

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

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

流涕固本傳論延壽喪其所守韓壽之為政上禮義而先風教以變

古評之俗吏民化之至於殺身而不忍負則其所守疑若寬柔

厚而不為利害之所移者一旦以蕭望之按已之故遂欲誣想以

持之向也禁民之告許今也自陷於告許二年丞相丙吉年

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

遇丞相禮節倨慢居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二千

請逮捕繫治秋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黃霸

為御史大夫固望之三年春丙吉薨班固贊曰古之制名

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書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丙魏有聲

黃霸為相功名減治郡

耿壽昌奏常平倉

楊惲多怨於朝

明其一體相行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軌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

事豈虛辱哉。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鵲音芬字木而色青出苑中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

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出霸本傳論帝偏於嗜好曰漢言帝總核各實惡臣下欺已而夷效其行事有名云實尤甚卒不免為臣下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不可偏也發於心術其微而趨和意旨以相殊離者多矣宣帝酷好祥瑞幾成癖矣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不下京師左遷它日鳳皇往往皆集京師矣神爵鳳皇芝草甘露紛紜何多也意者天

何從來哉吾觀黃霸神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鵲雀類也上意有偏羣臣同聲誰敢復言其非者祇自取禍

爾黃霸為相川實以鳳皇下集蒙被顯賞馴至宰相故鵲雀之事意猶未已張敞微知其旨故於廣朝白發其端意不在霸并以為風耳其曰郡國吏竊焚丞相仁厚有智畧微信奇惟也則帝可以

順田者遂畔道不拾遺故其為相亦欲以此推行郡國做并詰其為不敏作前事借長交守丞為說爾吾用此觀之宣帝各實之

誣罔多矣其曰用法或持巧心深淺不平奏不如實又曰郡國相固曰有各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蓋未敢尺信也。四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穰人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郡邊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

農賈請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出食。光祿勳平通侯楊惲惲於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善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

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怨望為妖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元俱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當關門惶

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晦昧暗與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

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身羊魚羔斗酒自勞

漢書

種豆之詩

也步交反炙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爾方武反拍也缶方久也而呼烏也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無微夫反蕪蕪種一頃豆落而為箕箕音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狼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憚以大逆無道要斬傳本

論趙蓋韓楊之死為政大累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蕭蕭蘇故反蕭蕭也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張敞五日京兆

甘露元年楊憚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友不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絮女居人餘反姓也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故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令敞得自便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枹風无反擊鼓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枉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傳本○

召敞拜冀州刺史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

漢宣帝

容言陛下持刑太深且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亂視也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歎曰亂我者太子也亂元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
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
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
任賢使能賞善罰惡亂觀亂觀各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
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
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
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
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
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
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儒奴也闇於治體必亂我家且

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
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論宣帝非知德教

論宣帝非知德教夫
難於黃老刑名而巳矣推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
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以
之名委委靡柔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推王者之政其
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
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
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論元帝之失
正在持刑太深高曰孝元謙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乃漢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世因此皆以漢室之衰爲失於用儒獨
予以爲不然漢自武帝始用官者爲尚書宰相觀顯備官而已
元帝踐祚雖自武帝始用官者爲尚書宰相觀顯備官而已
宗廟禮文而已其政事無大小委委洪恭石顯自決恭顯自宣
帝時典樞機明習文法爲人內深賊忤恨睡毗輒被以危法殺
蕭望之誅賈捐之迫張猛自盡繫獄向顯周堪徙鄭洪刑京房
於市斃陳咸朱雲爲城旦退馮野王按驗陳湯甘延壽等由是
公卿畏之重足而立諸附倚者比自得寵位然則亂天下者洪顯
也豈真薛韋康哉若以爲相必深責之不過全軀固位不敢失
洪顯之意其罪固有輕重也由是言之元帝之過政以任文法
吏持刑太深耳未嘗委儒生任德教也

二年初匈奴屠老單于使右奧韃王與音郁與烏籍都尉

呼韓邪
單于入
朝
不以臣
禮待單
于

單于來
朝

圖
於其
於其
於其

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其後呼揭王畔自立為呼揭單于

揚立例反西方匈奴後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間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

尉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匈奴傳至是匈奴呼韓邪單于

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本詔議其儀反也丞相御史曰

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

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

而不名之禮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

也戎狄道遠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

也其熱然也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

玉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

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匈奴傳武帝征匈奴起連年不絕車騎將

軍征匈奴者七驃騎將軍征單于者三驃騎將軍出鴈門貳師將軍

軍伐大宛至海內弊困戶口減半而僅能克之亦已勞矣及漢宣

帝則不亡一騎不折一矢而神爵二年單于遣名王奉獻四年

叔遺呼留若來朝元鳳三年五單于歸義四年谷彘王入侍甘露

二年呼韓邪款塞三年匈奴稱藩其故何哉豈武帝獨制以威而

德不能綏邪豈帝獨懷以德而威無所用邪是不然亦時而已

矣蓋漢興之初高祖以新定天下而文帝承瘡痍之後欲休息元

元而建和親之議單于待命加嫚而委吏自擅不協之日久矣帝

不勝其憤故命將與師以攻以伐而不憚其勞也至於宣帝則諸

番自相攻擊勢窮力盡而不可不勞以制其命矣向使無文帝之和

親則單于不据傲單于不游傲雖有武帝之征伐何所施哉向使

無武帝之征伐則匈奴不屈服匈奴不屈服則宣帝之世何以致

其向風○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本二月遣歸單于自

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漢遣董忠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

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匈奴傳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

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

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

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

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

漢書

講五經
同異

棒德
商周

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國傳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

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

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總本

黃龍元年帝崩

班固贊曰孝

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總本 魏子未反讀苦總 稷夏華反讀若覈

政事文學法

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

有盛為器 無盛為械

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乘亂

推亡固存信威北夷信音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

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總本

太子即皇帝位

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

元帝紀及元后傳考異曰 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詔益吏

百石以下俸十五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解蓋以十五難曉故 解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解也五鳳元年春皇太子冠按宣 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叙二疏去位事已云皇太 子冠至是又重 復言之蓋誤也

三六一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三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漢紀

孝元皇帝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三

諱爽宣帝太子也黃龍元年十月即帝位

貢禹勸
上節儉

初元元年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
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
口節以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
帝宮中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廐居又反後世爭為奢侈轉
舖益肆臣下亦相放效放南往反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
士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疋疋先嗣反竹器也方今齊三服官
作亡名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
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填及棄天下多藏金錢
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其可痛也故使天

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

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

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

臯古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

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

丁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

獵之囿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

出貢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本

貢禹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

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

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

漢元帝

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堯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

為罪愈大矣儉而失之優游不斷貢禹徒能將順其美而不

能正教其失雖然如此貢禹所言乃元帝即位之初優游不斷

任用外戚之失未見也正如前輩論賈誼當文帝世則痛哭流

涕言之董仲舒當武帝二策之對優游而不迫猶以水濟火之

附尔文帝寬厚和柔故用痛哭流涕之書以激之武帝志氣剛

銳喜力名故用優游不迫之言以誘之其說亦可考矣然董仲

舒之言亦武帝之初年亦正君心術引君當道不得不如是使

武帝晚年窮兵學劍盜賊羣起而

亦若是言之不幾取笑於後世耶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

二萬斛以給之丑匈奴是歲初置戊巳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

田西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

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

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鄉讀史

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又典樞

機明習文法望帝即位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患苦許史

公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

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

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忤五政反逆望

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

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後恭顯令鄭朋華龍

告望之等華胡化謀罷退許史狀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

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出望上

復徵周堪劉更生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

元帝

初置戊巳校尉

四人同心謀議

恭顯用

致廷尉下獄

節不誦辱誦曲勿反誦責極辱之也

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

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終必
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一作獄塞其快快心願可兩及則聖
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
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
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
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鴆直禁反鴆鳥黑身赤曰食天子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
方上晝食上卻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
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
祠其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
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
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
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

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
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
復忌憚者也論元帝惡在朋黨夫元帝之器重望之而恭

用恭顯也以為中人無外黨故遂倚以政事則恭顯之心固
元帝之所惡若朋黨而已望之乃與更生之徒迭令子弟親
也嗚呼望之陶鑊契之徒大禹之黨也而輔更舜之治召公甲
公之徒周公之黨也而相文武之業以望之之黨為可疑以恭
無黨為可任忠佞之不明邪正之不分而惟明黨之為忌此
計所以得行而漢唐之庸主每罹其害也論望之死亦有
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見霍光不肯路索挾持甘心於抱關之
役其後為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為左馮翊則移病為御史大夫
則與丙吉鈞禮其介然剛褊猶繫之操不以一毫墜於天下
共知之矣當恭顯之欲害望之深思孰慮以為望之帝之師傳
著節老成苟驟使帝誅之誰肯從乎推納之因圍使何首對刀
筆吏則望之剛褊必不受辱忍而死遂收望之之圖圍使何首對刀
果如其所料終以自殺恭顯定計於前收效於後如取如攜無
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不能出於小人之所料此有若之
士所以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鎮也使
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用恭顯亦終有所忌憚而不敢發
其惡亦以寡矣幸而天假之年卒於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
錯王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之死生實漢室之所由存亡也望之
縱不自惜獨不為漢惜乎

賈捐之
議罪誅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崖儋耳郡（匪且佳反）在海中洲上水

可居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

宣帝時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崖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

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

賈捐之（賈音洛）駱越之人（駱音洛）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

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嶺嶺獨居一海之中（師古）

東為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

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本傳）三年春詔罷珠崖（出本）

論漢集議之法陳曰漢制天下有事則下公卿至博士大夫議即此

周禮訊羣臣之法先王又有訊萬民之法而漢則不及也然以為

善制文中子以為為議其蓋羣下之情蓋謂人心所見不同平時或

味於威嚴而不敢說或拘於爵位而不敢說或阿上意而不說說

聚羣臣而博議之則人心善惡不同迫於平時不敢言至是悉得

以盡其情上之人從而擇之其善者用其惡者去之又參以

御之論而行之其有益於政治多矣如宣帝趙充國上奏言軍

上輒下公卿議臣議初是充國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

則言不便者皆謂首服於是魏相言其是而卜竟從之元帝時

而丞相于定國言其是而上從其言天下事脈理固當如此則

臣得以尺其情宰相得以行其法若武帝時羣臣有異議則三

向天子意從而詰責之三公有異議則天子使內長信少府

從而詰責之若其事出於上可也又安用議耶

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出貢）

八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

五年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

半乘輿秣馬（秣莫寫反）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

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比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

置員以廣學者今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

上嘉其質直多采之（采謂元帝節儉有功於民）見其君之心術如何而正教之貢禹不能

正教元帝優游不斷之失而終始致後為元帝言節儉事亦未必

得為無罪然元帝初元間今太僕減食穀馬減食肉獸皆宜春上苑

以予貧民又罷能南抵諸殿及齊三服官又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及

請建章宮衛卒減諸侯王朝衛卒省其半此等事皆元帝有大

功於民雖外戚遺孽亦王氏之禍而不及民所以漢雖亡而復興

者皆元帝節儉之功也然則禹又安得而有罪哉論帝省刑罰

曰元帝之為太子嘗以持刑太深為護而致孝宣之怒至是遂

削七十餘事可（蓋前人之德矣使其所及於宣帝者皆能）

元帝

薛黃德
諫射獵

黃德諫
乘船

若此則何害。永光元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

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

日撞亡秦之鍾師古曰撞擊也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上幸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上即日還。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

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武粉反也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

先馭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棄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出本傳論廣德非有醜態薛廣德固謂廣德為一人有醜態薛廣德諫者
有言公不暴露之謂也然觀廣德為人只是個剛直都與此相反
如上文甘泉官因留射獵亦未為太過其書乃曰陛下日撞亡秦
之鐘聽鄭衛之樂云云願陛下亟反其言剛傲全無寬緩意思然
此猶可說及上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前曰宜從橋此一語便戾
了更無第二句及詔曰大夫冠其言寬緩如此欲且商量黃德便
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其言失於剛
直太過而醜態不足若他人君處此頃提提然然元帝優游之
其於聽諫曾不以許觀其即日還宮與夫從橋之事其
意極可慕若聖賢之君有此此言不為一人成盛德事乎石顯憚周

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

卿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

特招反而鳳凰來儀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分曹

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違者治之表也正臣

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

心者也故易有否泰否泰卦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

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

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也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古諺字不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

文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

務與惟
旨致同
裝

諸書
卷之十四

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杜閉
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
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
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
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牛
斤反公心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
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本傳司隸校
尉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
其短豐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豐前數稱言堪猛
今暴揚難驗之罪朕憐豐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詔
豐言堪猛自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
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出劉
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

卷之十四

出劉

卑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
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
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
盍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用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
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君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君房捐言語妙天下使
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
皇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石
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
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

且反以鐵束頸出所買捐之傳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
免乎

臣衡言

下

救者權時之宜

後漢職官

貞議

二年上問給事中臣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犯法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糜親戚之

如之當隆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夫朝有變色之言則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

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子為反精氣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

而至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善殊大然後大化可成上

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本傳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

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滌徒莽又滌徒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龍而不革失時宜矣。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

弟子負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其賦役也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本。四年留周堪張猛詣行在堪拜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疾瘳而卒不能言也猛復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誣諸猛令自殺於公車本。初貞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貞。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本。五年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草

之議也本紀論元成宗廟之議秦曰愚謂章元成等議

於人心君子不以禮非天降地出於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

折生也且日存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終始有歸其物則天

以謂不如是則人心休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

後道叔孫通因請以原廟又嘗出遊離宮因請獻樓挑夫原廟古

諸策之獻前此未嘗有通朝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

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而不知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

知陵廟園寢便毀祭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象

下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遊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万户

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希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

以修異宜罷罷廟抵上林宮館希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

布車騎大獵則具宮室宴享之事未嘗免此也官室宴享非則

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則議而毀之也祖宗神靈不存則已

神靈若有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若

以此乎史稱元帝以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

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

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

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

逾於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繼體之君心存於承

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

此紛紛也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正家而天

下定矣本傳。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比決於館陶分爲

屯氏河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

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續漢書

在清河而屯氏河絕油滿。建昭二年東郡京房季易於梁

人焦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濕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

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是時石顯

顯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

京房

易身

河決

頌改宣

帝之政

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身趨高政治日乱盜賊
蒲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竟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
來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以異以示方
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出崩泉涌

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視今為治邪乱邪上曰亦極乱耳今為乱者誰哉房曰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

任与圖事惟陛下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

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出京房本傳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

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

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尔

諄諄諄諄之純反理倉听我藐藐美角反孝元之謂矣論賢

自依元治陳曰國家將衰氣象自異元帝自即位以來垂意為

民詔書常有剛然之意非大失道之君而每歲則有災異變在

何哉夫國家與衰治乱之相仍固有天命古之賢王不委之入印

而終日乾對越在天用能反禍為福自作元命元帝要為非

大失道為君而優游不斷率制文義推而見於政事其逆天多

矣人唯不反諸已而委之在天是以常見在其彼而不見在此

故曰為惡不同歸于亂元帝知非不改戴曰京房善論事

元帝善所言優游閑暇可以感悟人心然不謂元帝竟止此也

夫子曰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矣秦漢以來上之人自聖其愚

延而不取改而唐虞聖人尤如之何矣秦漢以來上之人自聖其愚

出德竟舜功也唐虞聖人尤如之何矣秦漢以來上之人自聖其愚

時之乱政之變也幽歷報獻不敵諱也亦可謂善矣其過知治

亂安危之矣矣然卒不能大有所為之憂鬱不樂縱

酒与樂甘之為庸庸之婦是可不深恨而痛悼之耶

初京房對上曰上皇帝王以功卒賢則乃化成瑞應著未世以

毀者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
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會
議温室殿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向之令
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
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朝秦共自及通殿中為奏事
以防雍塞石頭五鹿充宗皆疾房漢書充宗反五鹿姓也風俗通
於此其後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

元帝

京房

魏房以解房

甘延壽陳湯

召信臣

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与

出京 顯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去月餘三上封事竟徵下獄弃市

房傳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聞眾人匈

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幸士訕已所以諫大

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

九卿礼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称顯以為不如諸望之矣顯

之設變詐以自解免者皆此類也石顯荀悅曰佞臣之惑

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殲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

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

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核音然後授

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

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

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

眾正積於上万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三年冬西

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单于於康居出本

如单于号即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乘勝驕慢湯

與延壽謀曰父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毆音

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

之功可一朝而成也乃矯制發城郭諸国兵漢兵胡兵合四

万餘人上疏自劾奏矯制狀四面推鹵鹵郎古反字或從木

鹵大首也皆所並入土城中斬单于首出陳傳首至京

師師古曰傳張竟寧元年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

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

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出本甘

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以師矯制幸

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徵幸生事於蠻

夷為國招難繼工竟反倖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議重難父之不決。故宗正刘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

頃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歷代皆然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

一十七雖斬宛王母寡之首寡本傳猶不足以復費其私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

無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倍勝於

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賜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

莎車功或謂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此傳荀悅論曰誠

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

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

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

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山陰

二說非是胡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望之康衡

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皆名儒所議皆異同望之所執

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功當賞而不無以破康衡處議之

正衡之言即望之遺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

封弟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世法不聞其原於春秋

也曰魯公子結驪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

專其義若曰奉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為之蓋本於此命許以臨事從宜時不受專對之辭耳矯制而行

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

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百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謂甘

陳未免以功利言矣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

功大者賞之可也愚謂功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法

大夫無遂寧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正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

得為有也其書遂一也而棄則不同如此何哉入臣出使苟國家

安苟其事不足為社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得

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及黜視延燒矯制發河內

罪輕重

通五十四

十一

漢元帝

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成紀而山陽王康

初太子少好經書

力而不能勝今擊其斬其主則威震百蠻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也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傷之後千有

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安奉使者乘

危僥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示帝賞之是也

小過幸小庇細報爭議父之不能定蓋未嘗有以春秋之議

者也匈奴為中國之患尚矣初漢與白登之圍至秦也甘泉之警

至夏也破城陷邑無賊無之然振吏民前後不可勝計竭天下之

力而不能勝今擊其斬其主則威震百蠻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也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傷之後千有

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安奉使者乘

危僥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示帝賞之是也

小過幸小庇細報爭議父之不能定蓋未嘗有以春秋之議

者也匈奴為中國之患尚矣初漢與白登之圍至秦也甘泉之警

至夏也破城陷邑無賊無之然振吏民前後不可勝計竭天下之

力而不能勝今擊其斬其主則威震百蠻真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也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傷之後千有

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安奉使者乘

危僥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示帝賞之是也

小過幸小庇細報爭議父之不能定蓋未嘗有以春秋之議

者也匈奴為中國之患尚矣初漢與白登之圍至秦也甘泉之警

至夏也破城陷邑無賊無之然振吏民前後不可勝計竭天下之

數稱其材上寢疾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皇
皆憂不知所出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

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為嗣冊史夏五月帝崩班彪贊

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迭

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應邵曰元成二太子即皇帝

位紀本丞相衡上疏曰臣聞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

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

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入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補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本傳以元舅

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出本傳

初元五年六月匈奴入單于殺谷吉使湯傳初元四年到支求

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

吉不可遣按昭今年六月

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

為治耶耶所任者誰故省

漢書無亂耶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

之。京旁奔市按元紀及荀紀京旁死皆在此年未考傳二月

上封事去月餘下獄百官表八月匡衡為御史大夫則房死必

在歲末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後漢紀

孝質皇帝 在位一年 壽九歲

諱續肅宗之玄孫千乘王伉之曾孫也冲帝崩太后命立為

嗣永嘉元年正月即帝位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大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

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

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冀曰一說宦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而籬也

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進之帝苦煩甚

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大議所立李固胡廣

以為清河王蒜明帝

常侍曹騰說冀曰

果立則將軍受馮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志入帝

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

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中悶得水可飲之言而見

不與水之爭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

于廷尉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李尚食窮問朋故可以

在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以握兵權然事出君不崇朝而

不此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益已

方直不交權勢為官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

奏黜之卒於家

孝相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 壽三十六

諱志肅宗之曾孫河間王開之子也質帝崩梁冀等定策立之

本初元年六月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聽政

建初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

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屈

由是朝野皆倚望

杜喬正色朝野倚望

梁冀跋扈將軍

冀毒帝

李固身位上公

杜喬

梁冀

荀爽

朱穆

梁冀

朱穆

焉出杜喬本傳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

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此符成反姓也喬以宮為臧

罪臧子即反不用由是日忤於冀反逆也九月京師地震喬

以災異策免官者唐衡等共請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印

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然之出杜喬本傳

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交通鮪羽反妄言清河王祗當統

天下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祗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

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冀遂收固下獄遂死獄中臨命与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

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廣戒得書悲慙出固本傳冀使人

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

中出喬本傳○三年郎陵侯相荀淑卒淑式淑少博學高行

當世名賢李固志宗師之在郎陵治稱為

神君有子八人儉編音汪爽蕭專止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穎陰令苑康苑於反姓也以為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出康本傳膺性簡元無

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出膺本傳寔後

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

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

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出寔本傳和平元年正

月太后詔歸政於帝二月太后崩出本傳梁冀乘執橫暴所在

怨毒出寔本傳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

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宜時易宰守非其

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冀不納出朱穆本傳

元嘉元年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出朱穆本傳共帶劔入省尚書張陵

張陵劾
奏孔翼

論
崔寔政

聖人執
權定制

孝宣明
君道

呵叱令出可虎河文此昌救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

効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

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

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傳

○十一月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丞郡舉崔寔詣

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

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

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荒耽耆欲耽部含不恤萬機

或耳蔽箴誨箴諸條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

信之佐括囊守祿括古括反囊乃剛反易曰括囊無咎或踈遠之

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鬱伊於下悲夫自漢

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垢文余反翫上下怠懈百姓

翫然咸復思中興之政矣且齊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補斯世於

於安寧之域而已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口有云

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

遠葉失彼反戰國楚葉縣公也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

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易所見烏可與

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

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

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

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

褒齊相懿晉文數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

權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

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

經鳥伸熊胡弓反莊子刻意篇云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漢四帝

刑罰
教
內

論
是
論
是
論
是
論
是

通
四
長

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
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
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
委其轡馬駘其銜文選來友說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相勒
鞅鞞以救之向休公羊傳注曰州以木銜其口也豈暇
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答者
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
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為一通置之坐側本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
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
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
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孔子曰政寬則民化化政嚴則民畏畏政猛則民殘殘政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和斯不易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穆濟河解印綬
去者四十餘人官者趙忠喪父借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遂
發墓剖棺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
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乃赦之○永壽二年泰山琅邪賊
公孫舉東郭寶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
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
羸長羸音盈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
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
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
四長本傳○二年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宰能言之士議之大學生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切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

漢
四
長

蓋謂謂
改鑄錢
不足救
飢民

蝥之口蝥亡經反蝥行軸空於公私之求行直呂反軸逐六反民

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

為商金小石也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

食雖義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

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蓋民可百年無貨不

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

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

士猶不能足無狀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鍤薄之禁鍤口列後治鑄之議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

揚天下鳥鈔求飽楚父又初吞肌及四並噬無厭誠恐卒

有役夫反忽也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擲臂登高遠呼炮

之民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言謂李以忠言見於無咎曰昔劉陶李雲

除忠言直諫及於貴戚自亡卒以說而見

殺而不懼若劉陶之言雖中時病歷歷可觀然始遊太李且無官

可及無言責徒以諫而受禍二子之忠固足嘉矣乃若其時之不

必受禍也必夫嗚呼觀劉陶論當今之憂不在於貧而在於

於足民食與夫以士之要機於官官此誠可謂知治本也延熹

元年音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

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從故反解見龜臨行上

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

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今西州邊鄙土地墉堉墉素甚且音

也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

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輶寶以為民惠乎前涼州刺史祝良

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

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茲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

年租更寬謂工儻反更錢也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

陳龜請
無備邊
邪

漢和帝

張真生
惟中樂
破匈奴

誅異冀

宦官五
人封侯

黃瓊幼
奏合其法

漢書
下志

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

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

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本傳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

中郎將以討匈奴烏相烏相燒度遼將軍門眾大恐

各欲亡去奐安坐惟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

烏相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單于各集帥襲破其眾烏相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單于各集帥襲破其眾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

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

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

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瓊

左右既騶騶即且騶坐小黃門史左宦唐衡定議誅之使司瑗將

冀第冀及妻壽即甘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皆棄市百姓

莫不稱慶收冀財貨懸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

侯世謂之五侯世謂之五侯

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

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

里所服滂請詔吏察冀冀州滂登車攬轡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

奏莫不厭寒議會詔三府掾屬舉滂言滂奏刺史二千石

權豪之黨入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疑有私故

五更上

陳蕃設

弟遇兄

不也

本卷上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茲暴深為民害豈以汗簡札哉

利側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

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

顯戮尚書不能詰田傳。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

徐穉彭城姜肱肱古反汝南袁閔閔音京兆韋著音潁川李

曇曇徒反帝悉以安車玄纁纁許云反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

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

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

著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榻音去則縣之穉

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及入反又巨世示

傳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

聘肱常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

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則家

之珍寶國之英俊乞通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帝既徵

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室間以被靽面

言患眩疾韜他刀反藏也眩黃練不欲出風王竟不得見之也

傳及帝又徵安陽魏相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

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

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相乃慨然歎曰使相生行死

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田周變等傳

之常也姜肱至不欲入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捨其君不事

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

士皆不就徵姜肱獨蒙圖形必其各稱尤著於時者若威帝者若

門常侍之君耳無所用見也相帝欲識其形兒必不欲其至是以

但使畫者圖之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亦此至矣

鳴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不使高人勝上亦

亦不見何以得此哉帝既誅梁冀權執專歸官官五侯九貴

縱傾動內外以上文略時災異數見白馬今李雲露布上書移

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搃殺之耳搃於側反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

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音帝今官位

不也

陳蕃
救李雲

李雲
發龍蓋

陳蕃
寵之矣

帝不怒
愛延直

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
 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
 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遂
 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
 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
 朱雲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
 楊秉維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
 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中常
 侍管霸奏雲等出於狂譎（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皆死獄中（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
 繼踵受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審別
 真偽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奏不納（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之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
 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言盜不過五九門以女貧家
 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
 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譎，詐也。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
 帝從容問侍
 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
 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待中面稱

漢相帝

劉矩為
令以禮
化民

如龍
一錢太
牛

陳蕃言
三空

揚秉條
秦汝守
天下肅

皇甫規
為舉

朕遠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禹世有龍潛之

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

媒黷私列反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謬讒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傳○四年四

月以太常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雍於用反陳留以禮讓

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

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延傳○九月以大鴻臚

劉龍為司空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蠶除

在會稽山人齎百錢以送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

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付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令聞當見弃去故

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二人選一大

錢受之龍本傳○六年冬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

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

乞哉乞音七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

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聘心

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納本傳○十一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

時官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

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

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下中切實

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

奏牧守青州刺史羊真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出傳及規為度遼

將軍

朱穆言
官官人
盛

徐穉不
答茅容之
語事之

郭泰李
膺相友
善

郭泰稱
茅容之
賢

孟敏隨
擊大顧

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免自代曰免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

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免代規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規尚

書朱穆疾官宮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

武以後乃悉用官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貂璫

聊及璫都郎友侍中中常侍冠也以黃處常伯之任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

憤薄音滿又音發疽卒千余反惡年黃瓊薨將葬四

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及

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

必徐穉子也於是遣茅容追及之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

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

不與言失人然則穉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穉子之

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李儻飲酒食

肉此為已知李儻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徐穉父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維陽時人

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嘆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

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迭至河上車數千兩兩力丈反膺唯與泰同舟而濟

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反勸也○茅容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其

也路也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管日容殺雞為

饌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以半蔬與客同飯

度居舍謂反板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為盛德孟敏嘗居太

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荷甕可反負也甕子字泰見而問其

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

名當世自餘或出於習法卒伍因泰獎進或名者甚衆也

漢相帝

郭泰隱
不違親
貞不絕
俗

郭泰知
黃允
教

阮孝
花

鸞鳳不
棲荆棘

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
給灑掃泰嘗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
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布曰反流昭更為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
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
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
它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為自漢元以來
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書祭人事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泰然猶周旋京師海誘不
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徐濟陰黃允以雋
材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當深自匡持不然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
足矣允聞而黜其妻請大會宗親為別因攘袂數允十五
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初允與漢中晉文並恃其才
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言療病不通賓客公卿大夫
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不得見符融謂李膺曰
二子行業無聞以豪華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
其小道破義空與言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
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數去後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
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浦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
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香在也
落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且母養人遺孤不
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
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
考城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浦亭陳元不罰而化
之得無少雁鷗之志邪雁鷗於陵反鳥名鷗諸延友鷗也左傳曰
鳥雀香曰以為雁鷗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荆棘之林

漢相帝

代反說又木以鬪制札曰鬪論其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

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奉扶國反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齊刺

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

歸鄉里不應徵辟卒於家荆州刺史度尚尚追擊

艾縣賊大破之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深山傳尚追

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

關志尚計緩之則不戰迫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寡須諸郡悉

至并力攻之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所亡少何足介意眾

皆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

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

本傳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出本傳論楊秉之賢陳曰秉歷刺史二千石計日調用

拜光祿大夫天以梁冀擅權罷病六年冀誅後乃起秉君子動靜之

時也李雲以言得罪秉固爭之坐論作左校會赦出及為太尉與

舊章退吏帝稱從之乃備奏謀免五十餘人天下肅然度絕橫拜

詔除帝亦聽之又奏侯覽與罪惡帝不得已為免覽亡刑後國

意乘相元帝無志之胡能過其黨雖大綱廢卒然沉正有某最重

有弊時克如○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徵稅錢本○陳蕃

為太尉蕃數言李膺馮緄緄古劉祐之狂請加原亦之辭

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璉奉上疏曰夫忠

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

邪臣肆之以瀆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請訴遂令忠臣同愆

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迹觀聽為之數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志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

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如

切詩丞民曰柔亦膺著威幽并遺愛遼今三垂春動如

不茹剛亦不吐蠱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文之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

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社中膺知其狀率吏卒

摩尚數
去破賊

揚東者
三不惑

飲致稅
錢

陳蕃
去李
膺為
緄
劉祐
等

李膺
殺張
朔

漢二帝

李膺
薛門

劉翳
劉翳

甘陵有
南其黨
人之議

李膺等
更相褒
重

破柱取朔付維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許寧於帝帝召膺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

鐵黃郵反鼎大而無足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

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

紀頹弛離賞是反壞也而膺獨持風裁才代反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出李膺傳徵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歷

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笞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

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本○九年初帝為蠶吾

侯音禮中山國前書屬郡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

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以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

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編初反遂各樹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傳序○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即以岑

暄為功曹暄音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

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

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

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

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穎

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

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

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徒履到門

徒所尔反又所寄反履不躡跟也田黨錮傳序宛有富貴張汎者宛平南陽邑與後宮有

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鏤盧侯反說文剛頗以格道中官以此

漢相帝

成瑨誅
疾沛
劉質誅
趙洋

張儉奏
侯覽

黃浮殺
徐宣
以子伴
宦官獲
罪
陳蕃
理成
身罪

製指言
臣作福
威用刑
劉濂

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暄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
之後乃奏聞出傳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

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瓚職亦於赦後殺之傳

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傳請
瑨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弃市出

傳山陽太守程超傳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
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破覽冢宅

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出傳徐璜兄弟宣為下邳令暴虐
尤甚常求故汝南太守李暹女不能得傳遂將吏卒至暹

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
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傳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

坐死足以瞑目矣傳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於是宦官
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

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
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而小黃門趙津大滑張

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
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

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今伏歐刀乎傳
口反刑人又前山陽太守程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

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怒覽之從
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

維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
聞二臣有專命之誅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亦甚選舉奏議

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

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
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

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晉志除姦邪而陛
漢相帝

河不黃
清而清

下乃遠加考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妖於春回反於秋

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論河清為又常開曰水清則

重或暉或黑或白或溫或寒或甘或苦或炎是其質也若夫河之質則

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儲地而

出非阜山而湧泉涌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襄指言自古未有

河清者惟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各形於歌詩知史冊不

亦異乎不若大海潮宗眾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濁汚之處

則萬里傳聲未嘗濁也而使人詭媚又有以海清為質者不亦異

之甚復上書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

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好生

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者欲不夫嗜讀殺罰過理既乖其道

豈獲其祚哉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官臣

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

私意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收送維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皆天文相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杜楷自才平以來臣

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好之常躬

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璿瓊竟死獄中璿瓊素

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逃竄獲免暉之亡

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

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之

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小民

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

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

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自服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

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本傳。河內張成善風角推曰

張成教
子殺人
李膺不
救

賈彪
殺子人
稱賈父

岑暉
竄賈
不納

帝好浮
屠

義楷復
上書獲
罪

漢相傳

樂新李
曾黨人

陳真目
往就獄

范滂不
祭皇陶

皇甫規
願與黨
人同條

杜密言
劉勝不
言自同
寒蟬

竇武清
身疾惡

相驅馳共為部黨誅訕朝廷疑亂風俗謂舉反議之非謬也

非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也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

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

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傳其辭

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

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謂黨人陳

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

凡坐繫者皆祭皇陶滂曰皇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曰此亦止謂滂陳蕃復上書

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番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謂蕃時黨人

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遠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

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

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

臣宜坐之朝廷謂不問謂杜密素與李膺各行相次時

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无所干及太守

正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正昱以激已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開惡謂口隱情

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也悲哉秋之為氣也謂無聲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謂使明

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謂杜密以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

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

學諸生及旬施貧民居大也由是眾與竇武謂武不傳

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謂武曰吾

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

諝等謂武使訟之謂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

謂武使訟之謂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

謂武使訟之謂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

漢相帝

黨人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
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
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
尚書朱寓鄉反荀緄劉祐魏劭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
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媽皓媽非為反黨母居媽苑康楊喬邊韶
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
任近習專樹饗餐饗食上刀反食他結反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
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出實武
傳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如字三
更以物蒙其頭也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
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湯池也滂反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
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
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黨人

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桎梏反械也本
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
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傳及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
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
殷陶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是重
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出滂初詔書下舉鉤黨其其
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
詔書前後迫切州郡疑然掾史從事坐傳舍傳知亦方責曰詔
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
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心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

史弼治不黨

漢相帝

贖罪所脫其眾出本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

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

為美故上之出續漢志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

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解濟亭侯宏立之時年

十一出竇武傳及本紀相帝元嘉元年四月己丑上徵行

元年五月梁冀殺陳留太子私幸河南尹梁楨舍表紀作梁不疑府今從梁書○延熹

元年尊上益怒之今從范書○二年正月左回天具獨坐徐射虎唐

兩陵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隨入謂隨意所為不定也諸

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